

贾政不通诗？*

——《姽婳词》评点与古体诗的篇法特征

诸雨辰

内容提要: 本文结合古人对于诗歌体制与篇法特征关系的论述,讨论在贾宝玉写作《姽婳词》的过程中,贾政若干评点的重要性及其诗学价值,从而触及曹雪芹诗学观念的一个侧面,并丰富贾政形象的内涵。相比于七绝和五律来说,七古是书写《姽婳词》这样长篇叙事诗的最佳载体,而在七古的写作中必须有铺叙、有兜转,在张弛起伏的节奏变化中不断振起诗意,从而完成诗歌的叙事与抒情。贾政的评点关注到古诗篇法上的兜转,这展现出他才性的一面。

关键词:《姽婳词》 古体诗 诗体 篇法

《红楼梦》中贾政给人的印象大多是迂腐之流、“假正经”之辈,断然于才情上无甚可观,比如在第十七回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》中,宝玉的一系列题咏均不时遭到贾政的苛责,虽然批评之辞多言不由衷,不过读者总是不喜欢贾政这个人物。贾政自己也说“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的,如今上了年纪,且案牍劳烦,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

更生疏了。便拟出来,也不免迂腐,反使花柳园亭因而减色,转没意思。”姚燮眉批曰“迂腐之谈,使花柳无色,政老自知,愈于强作解人者。”^①基本上给贾政的迂腐定了调子。

然而红楼人物多有复杂性,贾政亦不例外,等到第七十八回《老学士闲征姽婳词》中,我们忽然发现一个“通诗”的贾政。故事略云:贾政于礼部得知林四娘事迹,回来说与幕僚清客,要为其作挽词,便命贾兰、贾环、贾宝玉三人题咏,贾兰作一七绝,贾环作一五律,宝玉作一七古。兰诗平妥,环诗平易,皆用来衬托宝玉的《姽婳词》,而在宝玉作诗、贾政评点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曹雪芹精妙的诗学观念,非常值得玩味。

宝玉首先对诗题定了体调“这个题目,似不称近体,须得古体,或歌或行,长篇一首,方能恳切。”(第七十八回)^②清人薛雪《一瓢诗话》云“分题拈韵,诗家之厄也。题与诗必须相配,才有好诗。看此题宜作何体,然后据体构思,庶几当行。一遭牵合,未免捉襟露肘。”^③诗歌的体制特点必然会对诗歌的题材选择、风格表达产生巨大影响,所以贾兰、贾环两首诗的问题也就出来了,试看其诗云:

姽婳将军林四娘,玉为肌骨铁为肠。捐躯自报恒王后,此日青州土尚香。(贾兰)

红粉不知愁,将军意未休。掩啼离绣幕,抱恨出青州。自谓酬王德,谁罢复寇仇?好题忠义墓,千古独风流。(贾环)

绝句太短,很难装下复杂的诗意,所以难以担当叙事的重任,而此一诗题本应突出林四娘的事迹,所以按贾兰所写只能以点代面(玉为肌骨铁为肠),以虚代实(此日青州土尚香),这是绝句的惯常写法。当然,贾兰的绝句还略嫌简

单了,因为这首诗首句包含的信息量太小,绝句本是一个精致而浓缩的文体,像“姽婁将军林四娘”这样的句子,一个同位人称代词就占了一个诗行,显然是太散漫了。此外,因为绝句太短,所以尤其忌讳气韵平平,宋人总结出“三一格”的作法,就是要在第三句或第四句形成一个转折,有波折才好振起诗意,托名杨载的《诗法家数》道“绝句之法,要婉曲回环,删芜就简,句绝而意不绝,多以第三句为主,四句发之。”^④而贾兰这首诗的关键位置只出现了一个时间状语,对于绝句来说也显得灵活度不足。

贾环的五律容量当然明显多了一些,律诗八句具备基本的叙事与抒情功能,所以律诗也是古代文人最常用的诗体。而五言句相比七言句来说,由于字数的限制,在完成了主谓宾基本句式的构建后,就没有字数充当定语、状语等修饰语,自然就限制了主观的抒情,在语言上更有节制,这天然地形成一种典雅的感觉。贾环此诗“自谓酬王德”、“好题忠义墓”等句都写得很庄重,只不过语意稍有重复。此外,律诗中间两联的对仗是极有表现力的结构,这是因为对仗能带来回环往复的阅读效果,或者叙事、或者描写,甚至抒情都无可不可,但是拿来写“自谓酬王德,谁罢复寇仇”这样歌颂性质的语词显然是浪费了这一联的空间,这是贾环这首诗的问题。当然,就挽词这种功能性比较强的文体来说,五律本来是很适合的诗体,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典雅庄重的语体风格,但是对于林四娘这种“奇”人、“奇”事来说,可能就不够风流,难状骨力了。

那么下面看宝玉的《姽婁词》:

恒王好武兼好色,遂教美女习骑射。秣歌艳舞不成欢,列阵挽戈为自得。

起句或许典出白居易的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，起得相对比较平易，下面接的几句都是简单的叙事或描写，没有篇幅限制的古体诗当然能更好地完成这种铺写展开的任务。但很显然，这种叙事节奏比起绝句、律诗要缓慢得多，故而贾政在旁边的提醒“且看转的如何”就很到位，如果不加转折，继续这么叙述下去诗就会繁冗而纤弱了。所以下面宝玉接出一句：

眼前不见尘沙起，将军俏影红灯里。叱咤时闻口舌香，霜矛雪剑娇难举。

“眼前不见尘沙起”将读者的视野从眼前的美女转向沙场，在诗歌构型上好像是有意抬高了一层。但是，抬高了以后诗意依然保持着写女将军的柔婉，一句从嗅觉写香，一句从力量写娇，诗意由沙场的凌厉又转入女性的柔婉。加之前面一节的铺写，宝玉起首几句描写女子的句子至少已有四五句。再往下看：

丁香结子芙蓉绦，不系明珠系宝刀。战罢夜阑心力怯，脂痕粉渍污蛟绡。

接着出来的这句“丁香结子芙蓉绦”居然又来一笔软媚的句子，再这么写下去显然会力道不足，有偏向纤弱的趋势，而这关键时刻贾政的一句话就真是悬崖勒马之辞了：“这一句不好，已有过了‘口舌香’、‘娇难举’，何必又如此？这是力量不加，故又弄出这些堆砌货来搪塞。”（第七十八回）^⑤此句说到了点子上，再看宝玉的答语就显得有点狡辩了：“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，不然便觉萧索。”长诗铺叙当然是必须的，但考虑到前面已经有了好几句女性描

写,紧接着往下写势必影响整体布局,所以贾政的告诫是大有必要的“你只顾说那些,这一句底下,如何转至武事呢?若再多说两句,岂不蛇足了?”可谓句句在理。这才逗出了宝玉“底下一句兜转煞住”,将诗意迅速转向了“不系明珠系宝刀”,从而真正由红颜转向沙场:

明年流寇走山东,强吞虎豹势如蜂。王率天兵思剿灭,一战再战不成功。腥风吹折陇中麦,日照旌旗虎帐空。青山寂寂水淅淅,正是恒王战死时。雨淋白骨血染草,月冷黄昏鬼守尸。

接出的是一段战争场景描写,至此已写得带几分鬼气,色调上转向极度的阴沉。但是宝玉写长诗看来有一个缺陷,如果没人提醒就会一直铺叙下去,前面铺叙女子的柔婉就收不住,现在写战场好像又要收不住,本来到“雨淋白骨血染草,月冷黄沙鬼守尸”,似乎就不应该再往下接了,因为已经写到阴沉的极致,再下一笔语势必将缓一步,但宝玉却仍旧接了一句:

纷纷将士只保身,青州眼见皆灰尘。不期忠义明闺阁,愤起恒王得意人。

“纷纷将士只保身,青州眼见皆灰尘”无论从意象角度还是从情感角度,其力道都明显不及“雨淋白骨血染草,月冷黄沙鬼守尸”一句的冷峻、凄凉。而恰在此时,贾政又站出来“纠偏”了,在众清客们讨好地夸“铺叙得委婉”的时候,贾政却说“太多了,底下只怕累赘呢。”(第七十八回)^⑥客观上是提醒宝玉不可再贪多恋笔,篇法上必须尽快转向下一层表现空间。换言之,战场写到现在这么长的篇

幅了,林四娘还不出现是不行的。这样,宝玉下面才把林四娘血战的情节叙述出来:

恒王得意数谁行? 妮姍将军林四娘。号令秦姬驱赵女,浓桃艳李临疆场。绣鞍有泪春愁重,铁甲无声夜气凉。胜负自难先预定,誓盟生死报前王。贼势猖獗不可敌,柳折花残血凝碧。马践胭脂骨髓香,魂依城郭家乡隔。星驰时报入京师,谁家儿女不伤悲!天子惊慌愁失守,此时文武皆垂首。何事文武立朝纲,不及闺中林四娘?我为四娘长叹息,歌成馀意尚傍徨。

总的来看,贾政提醒宝玉的两个地方都非常有必要,因为那两处都处在宝玉颇为“自得”、没完没了地铺叙的关节点上。试若没有政老爹的批评,像“不系明珠系宝刀”这样巧妙的兜转也不知几时才被宝玉想起来呢。因而就这首《妮姍词》来说,贾政实有指导之功,而其对于诗歌,特别是古体诗体制、篇法特点的把握也是非常到位的。

明人李东阳在《麓堂诗话》中说“长篇中须有节奏,有操有纵,有正有变,若平铺稳布,虽多无益。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,惟杜子美顿挫起伏、变化不测,可骇可愕。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。”^⑦李东阳之所以论古诗推崇杜甫,即在于杜诗中的节奏变化,“其音调起伏顿挫,独为矫健,似别出一格”,正是由于杜甫古诗中顿挫起伏的音调造成了诗歌的矫健风格,而反之“回视纯用平字者,便觉萎弱无生气”^⑧。西涯论诗不可谓不精,而前面我们看到贾宝玉作诗时,倘若没有贾政从旁指点,很有可能就会把诗铺平,显得“萎弱无生气”了。

综上所述,从宝玉作《妮姍词》这一小说情节看,贾政其人虽不作诗,却颇懂诗法。细读之后,则以往对贾政迂

腐、无才情的印象也应当被打破而重新审视了，由此也可透视出曹雪芹诗歌观念中通达的一面。

* 本文由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“中国古代诗歌语体论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4YJC751057）资助。

注释

- ①②⑤⑥ 曹雪芹、高鹗《红楼梦》，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，第 308、1428、1429、1430 页。
- ③ 薛雪《一瓢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，第 144 页。
- ④ 何文焕《历代诗话》，中华书局 2004 年版，第 733 页。
- ⑦⑧ 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，第 1373、1386 页。

（本文作者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；邮编：100875）